

世相百态

城市和座椅的背后

■竹天文

一夜飞雪席卷了申城。周五的清晨,整个城市银装素裹,屋檐车顶覆上了薄雪,光秃的树枝丫也镶上了雪边。喧嚣的城市似乎被按上了消音键,路上行人三三两两,行驶在街道上的汽车也稀疏减少。一路寻思着除了我辈上班族外,闲逛锻炼的人必定猫在家里。可是他们未必想到,实际申城的街道除了路面洁净,空气也如此清新。

匆匆踏上班车,昨日还念叨着下雪天车怎么开,一脸焦虑的司机现在似乎气定神闲了,他说早上从中原路家门口驱车出发一路畅行,竟然还比平时早几分钟到这里,真没想到上海的道路噶灵!我也纳闷,按理说昨夜一场大雪后,路面无疑应与屋顶一般白雪皑皑,是谁施了魔法,将其隐匿无形?

说话间,班车已驶过靖宇东路和延吉东路交汇处,路边花坛处有几位中年男女手挥大笤帚用力清扫着路面,他们穿着厚厚的滑雪衫,一眼便知是街道志愿者。再行十来米,发现一位环卫工人正推行着垃圾车,艰难地向前迈进。一时间,我们什么都明白了,当雪花漫天飞舞在城市的夜空中,一定有无数如他们一般的好心人穿行大街小巷,弓

背低首迎风扫雪,为城市的安全运行做出了可圈可点的奉献。正当我感慨着城市背后的精细化管理和劳动者的辛勤付出时,却被前车座椅背后的一幕恶心不已。只见椅背储物网袋充塞着十几张白色的餐巾纸,鼓鼓囊囊地把袋子撑得“大腹便便”,无法想象其中潜伏着多少污迹病菌。显然,这是昨日偶患小恙的乘客留下的“宝贝”。与之零距离,瞬间早晨的美好化为泡影。眼不见为净,我试图闭上眼睛逃避这难以忍受的一幕,但总感觉如同吃了一个苍蝇非常恶心,于是我硬着头皮,屏住呼吸用随身携带的塑料袋将这些白色垃圾一网打尽,丢在车内的杂物筐中。

窗外的雪景依然美丽,但我的心再难复平静。美丽的城市不是仅凭城市环卫工人的清扫就能一劳永逸,永葆洁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流传二十多年的话依然停留在部分人的嘴边,没有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一个对清洁环境漠视的人会为城市的美丽做出自己的奉献吗?

美人美己,世间大美。但愿洁净的城市和那夜默默无闻的扫雪志愿者和环卫工人能唤起他们爱惜环境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把自己的垃圾带回家,为已点赞的同时也为他人留下美好。



普者黑 ■罗倩

杨浦记忆

延吉中学的那几年

■朱建新文

我是64年进的延吉中学,那年报考学校时,原本第一志愿填的是控江中学,不知谁说了句:你们58年入学的考生特别多,填报志愿一定要慎重。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志愿表上的控江中学抹去了。

记得有一年小学暑假里,楼上的阿宝带着我们一大帮小孩到营口路一带的农田去捉蟋蟀。我们沿着杨家浜的一条小路浩浩荡荡直奔营口路方向,路过延吉中学时,看到学校的操场周围全是高高的竹篱笆,大伙儿好奇地朝里张望,哇,这么大的操场,真让人难以相信,控江中学的操场也没有这么大,那时的心中就有了对延吉中学的第一眼好感。

学校的操场旁边曾经有一条小河,南北走向,长度几乎接近于操场。河的两岸有很多树,像杨柳、松柏、榆树、夹竹桃……都有。高年级的学生喜欢在树荫下看书、复习功课,我们则喜欢在河边追逐、闲逛,河面上常能看见一些小鱼在嬉戏,引来我们几个有弹弓的男生心里直痒痒,一有机会就向河里瞄准“开火”,有一次居然让我打中了一条巴掌大的鲫鱼,着实让我美滋滋了好一会儿。可好景不长,到了初二,小河就让学校派人给填平了,说要修建游泳池。我们只得跟小河说:再见吧,亲爱的小河。虽然心里不情愿。

延吉的老师让我念念不忘的,第一个就是教我们数学的戴启蒙老师,戴老师英俊潇洒,高鼻梁、大背头,风度翩翩,讲起课来神采奕奕、风趣横生,可谓不可多得的教师人才。可没想到,开学后的第一节数学课,我就给了他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堪”。有一道数学解答题,戴老师指名要我第一个回答,指望新学期来个“开门红”,却没想到我让戴

间不长。

有一次上劳动课,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食堂里帮助捡菜,李老师端着气枪闯进来,原来食堂旁边有很多石榴树,不少白头翁之类的小鸟正在树上叽叽喳喳,李老师举起气枪,一枪就把树上的白头翁打下一只,兴奋之余,把白头翁交给了食堂里的厨师老焦去烹调。白头翁翅膀上有一撮绿色的羽毛,很漂亮,我要了一根夹在书本里,至今还在。

只有音乐课老师我还没有想起来,其实我对音乐是很喜欢的,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找到感觉。

那时,同学王祖方的哥哥是校足球队的,延吉中学足球队当时在市里小有名气。初一时,我们全班男生到杨浦体育场为校足球队加油,也为王祖方的哥哥加油。

那一年高三班毕业时,学校里举办文艺演出来欢送,就在学校的饭厅兼大礼堂里,台上那一幕,是王祖方的哥哥他们班表演的浦东戏,一块大黑板,画着一头大牯牛,一个人在前面牵着,一个人在后面推着,边走边唱“耕牛么是个宝,涉了么切牛肉……”可把大家乐坏了,那浓郁的浦东腔至今还留在脑海里。

初二时,同学王玉彪举家迁走,要去遥远的大西北城市银川,是父母的单位文内需要。分别时,泪珠儿在同学们的眼眶里直打转,大家依依不舍,朝夕相处的同学,仅仅一年时光就要分手了,彼此都在心里为对方祝福。

那几年,中饭都在学校吃。早上,我们带着米到学校,先把米淘好放进饭盒,饭厅里有一只只大蒸格,饭盒要在蒸格里挨个放好。到了中午,饭厅里热气腾腾,全是蒸汽,大伙儿拿着自己的饭盒,在饭厅里边吃边聊。饭后那段时间最为开心,我常和金伟民、席抗美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农

田里去打小鸟,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弹弓,找不到小鸟就朝河边的树上长着的小果果“开火”。无忧无虑,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有时也到附近的长白商店去逛逛,在那些卖蜜饯、小吃的柜台边,驻足的时间最长。苦于囊中羞涩,常要反复核计,才肯“一锤子定音”。

中队长卓腓龙热情爽朗,大眼睛、爱笑,一脸的阳光,在班里成了我的第一个同桌。密文标能说会道,组织能力强。李幼东在小学里曾做过大队长,高鼻梁、大嗓门,爱和同学辩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说话富有哲理,常能得到同学们的认可。周永安笑起来有一对酒窝,还是英语课代表。同学薛麟耀、陈惠芳他们俩小学里就和我同班。陈惠芳后来成为了教师,在图们中学上课。

同学周孟勇、周斌康、梁新宁喜欢在一起谈论有关鸽子的话题,有时还把鸽子带到学校来放飞。周孟勇还有个小爱好,两手合在一起,一鼓一挤,就能发出吱吱声,让人捉摸不透。我也好奇地跟着瞎捣鼓,也能发出吱吱声,后来吱吱声还有了创新,更加悦耳动听了。

我们班班花非谢勉莫属,谢勉肤色白皙,嗓音有点像周迅。谢勉还是中队委员,暑假里负责发放报纸等到各个同学家,我那时特别羞怯于和女生讲话,看见她来,就故意躲开。

同学王怡平最会搞笑,有一次上自修课,老师没在。也许是王同学的表演欲望太强烈,伏在课桌上竟然表演起脑膜炎患者,那惟妙惟肖的动作让同学们哄堂大笑。班主任鲁老师得知了这一情况,气得责令王同学站起来,王同学是一脸的无辜,摇摆着双手,嘟嘟囔囔地说:“我是示意,让大家不要吵……”的确,不能否认王同学的表演天赋。

有一年到崇明去劳动,休息天,我和金伟民、周永安、徐稼樑、翁台池、任鹤良、席抗美等人一起到海边去游泳,海水是土黄色的,一眼望不

到边,有的地方还能看见漩涡。海里有不少一指长的明虾,伸手就会碰上,可虾头上的尖刺有时会刺破皮肤,让人胆战心惊,唯恐受伤。后来,不知谁的拖鞋飘到了海面上,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大伙儿惊叫起来,是不是漩涡把拖鞋吸下去了?把同学们吓得够呛,赶紧上岸,再也不敢待在水里了。

那天,王祖方他们收获颇丰,不知在哪条河沟里捉到好些一尺多长的棍子鱼,活蹦乱跳的,其实应该叫鲢鱼,那时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鱼。

赵海宏还带来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把我眼馋的。晚上躲在蚊帐里,就着昏暗的灯光拼命抄写,恨不得来个囫圇吞枣一锅端,一个音符都不拉。

在川沙农村劳动时,曾有过一次意外的收获。下午收工时,大伙儿在小河边洗手,我把手试探着伸向河底的水草间,不料,竟摸到一只大螃蟹,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男生们争先恐后地下到河里,手忙脚乱一阵忙乎,收获还真不小,摸上来的螃蟹足足装了好几脸盆。但是,好戏在后面,前面一锅螃蟹刚刚煮熟取走,锅里的开水还在沸腾,哪个混小子就把我们那盆大螃蟹迫不及待的倒进锅,可怜那些螃蟹,上面的蟹脚、蟹钳一瞬间全部脱落,成了光杆司令。真正恼火的事,还在后面,螃蟹在锅里没煮几分钟,蟹黄、蟹膏还没等凝固,这帮馋鬼就急着起锅,大快朵颐,狼吞虎咽。不料,到了晚上,个个都拉肚子,走马灯似的往厕所跑个不停,可吃足了苦头。

劳动快结束时,有的同学提议到高桥镇那边去看看日出,这样的机会确实也难得。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外面一片漆黑,同学们就出发了,留下我们这些不爱起早的人,还在被窝里做梦。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